

人文素质教育教材 人文社科基础读物

王铭铭 著

# 人类学是什么

WHAT IS ANTHROPOLOGY?

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

顾问

费孝通 季羨林 厉以宁 汤一介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

# 人类学是什么

王铭铭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是什么/王铭铭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

(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

ISBN 7-301-05656-7

I. 人… II. 王… III. 人类学—通俗读物  
IV. Q9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2635 号

书 名: 人类学是什么

著作责任者: 王铭铭 著

策划编辑: 杨书澜

责任编辑: 蔚东 张涛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656-7/C·0227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9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A5 开本 7.625 印张 157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普及社科知識  
提高人文素質

費孝通



二〇〇四年七月

# 阅读说明

## 亲爱的读者朋友：

非常感谢您能够阅读我们为您精心策划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这套丛书是为大、中学生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编写的人门读物。

## 这套丛书对您的意义：

1. 如果您是中学生，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扩大你的知识面，这有助于提高您的写作能力，无论写人、写事，还是写景都可以从多角度、多方面展开，从而加深文章的思想性，避免空洞无物或内容浅薄的华丽辞藻的堆砌(尤其近年来高考中话题作文的出现对考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及知识面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知识可提供给人们生存本领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显得更为重要，它帮助您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给您做人的道理。

2. 如果您是中学生，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使您对人文社会科学有大致地了解，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可凭借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能保证您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

3. 如果您是大学生，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帮助您更好地进入自己的专业领域。因为毫无疑问这是一套深入浅出

的教学参考书。

4. 如果您是大学生，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加深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对一些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等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可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开阔自己的视野，培养自己的人文素质。上了大学未必就能保证就业，就业未必就是成功。完善的人格，较高的人文素质是保证您就业以至成功的必要条件。

5. 如果您是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通过阅读《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可以让您轻松步入人文社会科学的殿堂，领略人文社会科学的无限风光。当有人问您什么书可以使阅读成为享受？我们相信，您会回答：《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

### **您如何阅读这套丛书：**

1. 翻开书您会看到每章有些语词是黑体字，那是您必须弄清楚的重要概念。对这些关键词或概念的把握是您完整领会一章内容的必要的前提。书中的黑体字所表示的概念一般都有定义。理解了这些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您就理解了这个概念。

2. 每章书后均有空白页——阅读笔记。这是为您书写心得、感受、疑难问题而准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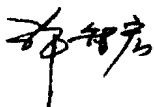
3. 每本书均配有书签，上有作者给读者的赠言、亲笔签名并附有联系电话。如果您有想法要同作者交流或有疑难问题询问，可通过电话与作者取得联系。

4. 书后还附有作者推荐的书目。如您想继续深入学习，可阅读书目中所列的图书。

人格健康、心态开放、温文尔雅、博学多识。我们相信，这些都属于成功的您！

# 总 序

北京大学校长



人类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既面临着极大的机遇，也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如何设法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学习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得学习、掌握人文科学知识。

江泽民主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良好的人文氛围，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因为人文和艺术的教育能够培养人的感悟能力和形象思维，这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科学的知识对于我们来说要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迄今所能掌握的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正因为有了人，所以才使知识的形成有了可能。那些看似与人或人文学科毫无关系的学科，其实都与人休戚相关。比如我们一谈到数学，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点、线、面及其相互间的数量关系和表达这些关系的公理、定理等。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却是不准确的。因为它

恰恰忘记了数学知识是人类的知识，没有人类的富于创造性的理性活动，我们是不可能形成包括数学知识在内的知识系统的，所以爱因斯坦才说：“比如整数系，显然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工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简单化了。”数学如此，逻辑学知识也这样。谈到逻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枯燥乏味的推导原理或公式。其实逻辑知识的惟一目的在于说明人类的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所具有的观念的性质。总之，一切知识都是人的产物，离开了人，知识的形成和发展都将得不到说明。

因此我们要真正地掌握、了解并且能够准确地运用科学知识，就必须首先要知道人或关于人的科学。人文科学就是关于人的科学，她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具有什么样的本质。

现在越来越得到重视的管理科学在本质上也是“以人为本”的学科。被管理者是由人组成的群体，管理者也是由人组成的群体。管理者如果不具备人文科学的知识，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

但恰恰如此重要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单方面地强调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使学生能够掌握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充其量能够脚踏实地地完成某一项工作，但他们却不可能知道人究竟为何物，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他们既缺乏高远的理想，也没有宽阔的胸怀，既无智者的机智，也乏仁人的儒雅。当然人生的意义或价值也必然在他们的视域之外。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青年”。

当然我们不是说科学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不重要。而是



说，在学习和掌握具有实用性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更不应忘记对于人类来说重要得多的学科，即使我们掌握生活的智慧和艺术的科学。自然科学强调的是“是什么”的客观陈述，而人文学科则注重“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内涵。这些学科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只有这样的学科才能使我们真正地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生活的智慧。也只有这样的学科才能引导我们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从而设立一种理想的人格、目标，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人文学科的教育目标是发展人性、完善人格，提供正确的价值观或意义理论，为社会确立正确的人文价值观的导向。

国外很多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早已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科学的教育。他们的理念是，不学习人文学科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人，就不会成为一个有价值、有理想的人。国内不少大学也正在开始这么做，比如北京大学的理科的学生就必须选修一定量的文科课程，并在校内开展多种讲座，使文科的学生增加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也使理科的学生有较好的人文底蕴。

我们中国历来就是人文大国，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古人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传统绵延了几千年，从未中断。现在我们更应该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高扬人文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了普及、推广人文科学知识，提升人文价值，塑造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推出了《人文社会

## 总 序

---

《科学是什么》丛书，为大中学生提供了一套高质量的人文素质教育教材，是一件大好事。

2001年8月

## 开头的话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学习一门学问，一如学习做人一样，需追求它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怎样才能获得这些东西呢？我们一般要翻阅一些入门书，通过了解基础知识来接近学科。可是，了解和把握学科所需要的东西，比书本知识能告诉我们的多。人类学是一门特别注重体会和理解的学科。要说清楚它的真谛，挑战性更大。有几本人类学教材能超凡脱俗？能避免学匠式的铺陈？能提供真正的洞见？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曾在所著《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本的方式来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sup>①</sup>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

给写教材的人这么大的压力，有点儿不公道。学业有专攻。我们对致力于专题研究的学者给予尊重，也应当鼓励那些将心血费在基础知识传播的人。无论写得全面不全面，深刻不深刻，独创不独创，教材总是普及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若将利奇的批评当作提醒，却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你若翻阅几本人类学教材，就会知道“连篇累牍”这句老话的意思，就会

<sup>①</sup> Edmund Leach. 1982.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Fontana.

感到利奇说的那席话正中要害。你若做过学科导引性工作，就会能从中体会到其中的枯燥无味和难以克服的累赘。

要说哪本人类学入门书比较好，我私下有一个判断。逝者如斯，现代派的人类学已经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弗思（Raymond Firth）六十多年前发表的《人文类型》那本小册子，今天读起来竟然还是比较新鲜。关心一点中国人类学史的读者能知道，这本书早在1944年已由弗思的学生费孝通先生翻译出来，并由当时在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弗思大费先生八岁，2002年2月逝世，这时他已经101岁，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应是值得尊重的“百岁老人”。可在他的晚年，英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不大理会他。可能是因为生在一个“尊老爱幼”的传统里，我对弗思尊敬有加。当然，弗思值得尊重不只是因为他老，更主要地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耐人寻味，他的《人文类型》便是这样的作品。《人文类型》以最为简洁的语言，论述了一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如此多样的学科，为我们了解人类学提供了赏心悦目的绪论。

“什么是人类学？”人们可能以为，只要是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都应当能够一语道破。一些人类学家也“一言以蔽之”地对自己的学科进行简明的定义。在很多教材中，作者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说：人类学这门学科，就是“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这样的一个答案，不求甚解的人会放过，不小心的人则可能颇受它的诱惑，而深思的人则知道，它包含的信息量并不怎么大。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类的，难道都应当被纳入人类学吗？人文学的诸多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化创造、历史变化和世界

观的。其中，最典范的是哲学，它包括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很像“人的科学”。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也是研究人的社会的。由此类推，政治学研究人的政治性，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本性和活动，管理学研究人的管理，等等。于是，说“人类学是人的科学”，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人类学到底是什么？这门学科到底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洞见？我们应怎样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价值？

从本意上，人类学确有一种“包打天下”的雄心，但恰好也是这门学科又给了自己的研究一个严格的范畴限定。要说清楚这门不无内在矛盾的学科，就要知道这门“人的科学”曾以研究那些古老的“原始人”为己任，而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人的科学”与“原始人的研究”有何干系，难度其实不小。我之所以称赞《人文类型》，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位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从学科内部对人类学进行的全面阐述，它论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概况、内在困惑和内在意义。

《人文类型》的正文分七章，每一个章节都有自己的主题，全书概要介绍了人类学家从七个方面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心得。这七个方面分别是：（1）种族特征与心理差别；（2）人和自然；（3）原始社会的劳动和财富；（4）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5）行为的规则；（6）合理和不合理的信仰；（7）人类学在现代生活中。弗思在书中引用的例子，不独来自西方人的社会，也不独来自非西方的部落与文明。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我将注重那些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的人民的习惯和风俗。我注重他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猎奇者看来比较新奇，也不只是因为这种知识对于在不发达国家工作的人大有裨益，而是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习惯和风俗。<sup>①</sup>

无论一部入门之作能分多少章节，能包含多少内容，它所讲述的人类学，就是弗思提出的“原始的他”与“现代的我”之间的相互理解。对于人类生活方式进行的研究，时常要掉进决定论争端的旋涡。但是，分属不同阵营的人类学家们，都必须谈论弗思所涉及到的那些方方面面。人类学家注重奇异风俗的研究，但他们追问的每一个问题，都牵涉到人类生活的一般状况。阅读弗思的《人文类型》能使我们了解人类学家的工作，理解人的“身”（体质特征）和“心”（文化特征）怎样在人类学的探索中得到检视，体会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

弗思刚刚仙逝，但他和一代代人类学大师对人类学展开的广阔的解释和深入的挖掘，仍然是我辈今天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当我接到稿约，要我来写这本《人类学是什么》时，我犹豫良久，知道自己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赘言前人

<sup>①</sup> 弗思《人文类型》，中文版，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的成就。而当我打开电脑，开始文字工作的时候，又感到这一工作的难度。前人的论点，我不能赘述，前人的广度和深度，我难以达到。写这么一本新的小册子，也许只是平添了一种白纸黑字的商品，它有何学术意义？有何社会价值？即使不能达到前人的广度和深度，一本新作总要追求它的不同吧？！入门书不能专讲自己的意见，写一本入门书，要对受到学界公认的“一般学科知识”进行概要的介绍，要通过解答一个普通的问题，来论说自己对一门学科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的看法。怎样写一般知识的介绍才具有不同于一般的面貌？

除了这种种难题以外，我还面对一种更大的困境。这些年来来的漂泊让我知道，人类学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叫法，现在欧、美、澳等地区，都普遍接受“人类学”这个概念，但人类学曾与民族学和社会学有过不解之缘，曾被称为“民族学”和“比较社会学”，而欧洲的“社会人类学”与美洲的“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差异，也同样令人困惑。在我国国内，不同名称并存，同时，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化学这些学科，在学术风格、研究对象和精神实质方面，与人类学有着诸多相通、互补和重叠之处。诸如此类的学科名称和学科关系复杂性，反映了人类学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中的特殊历史际遇。一本入门的小册子，不能纠缠这些复杂问题，因为那样可能会让初学者备受复杂问题的煎熬。然而，若不能直接或间接地让人理解问题，不能让人感悟学科的特殊历史遭际，入门工作的意义实在也值得怀疑。

人类学前辈吴文藻先生曾说，用中国话谈论西学，必然已经对学科实行了“中国化”。七八十年前，吴先生那一代人类

学家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他们以为，语言的翻译，本身已经是本土化的过程了。现在，这个问题还被学者们与语言以外的问题联系起来。在社会科学规范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中，人们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夹杂其中：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要祛除西方中心主义，要找到本民族的“根”。于是，近年海内外的中国研究中，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主张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社会、文化以至政治。这种观点具备了“后殖民主义”的善心和力度，它针对的是欧洲理论模式在亚细亚社会研究中的长期支配。可是，“中国中心论”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分析、解释和判断的新洞见？

“中国化”的学科是否真的能够避免话语的支配？写入门书，不是做创新工作。但在这样一个焦急地等待着一切答案的时代里，写这样一本书，也要面对以下难题：

● 在过去四个世纪以来，长期被误认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西方概念，如何与它们发生的宗教—宇宙观环境联系起来？

● 所谓“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何以在历史上成为“普遍的原则”，从而影响我们的跨文化交往方式？

● 倘若要发展某些真正具备“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我们是否一定要像“后殖民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不断重复论证西方帝国主义相对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话语关系？

● 诸多中东、印度、东亚的社会科学家，在认识到西方的知识/权力问题之后，提出要对社会科学实行本土化。可是，“本土化”意味着什么？



种种问题的提出，给中国人类学家带来了挑战西学的新机遇。然而，这不等于说，中国人类学家已经提出了一种替代西方人类学的模式。与西学一样，我们的学科，向来也存在一个眼光局限问题。在过去的世纪里，我们对于“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的追求，往往与民族的自我振兴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忘却了老祖宗历史上曾经有过种种“天下观念”，忘却了老祖宗也常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世界性的哲学。前辈曾以为，将古老的、封建的“天下观念”让渡给现代的“民族意识”，就能自动地缔造出一种自主的人类学。结果，我们悲观地看到，局限于本文化的“理论”，很难成为“理论”，即使成为理论，也很难得到接受。欧洲社会理论，只能解释欧洲那个个别的文明。而中国的本土理论，能否解释一切，一样需要得到质疑。

在整个 20 世纪，为了跨越现代文明的局限，欧美人类学家走遍天涯，去寻找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来克服社会理论自我限制。人类学家将这种研究和思考的方式，叫做“他者的目光”。“他者的目光”有它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因此不需要这种眼光？中国人类学曾用“本己的眼光”，用“本我族类的眼光”，来论说人类学，将这门学科本土化为一门以“我”为中心的人类学。越接近人类学一般知识的原貌，越使人怀疑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于中国的意义。人类学家要做的恰好是从“非我族类”中提炼出理论的洞察力。这样一种普通的、一般的、平常的“人类学常识”，包含着特殊的、不一般的、不平常的意义。这种不平常的意义，显然能提醒我们关注被我们忘却了的过去，提醒我们